

沈明遠寓簡稿本

全一冊



校刻寓簡新抄小序



并易公序刻右



予髫年即見倪文節鉅禱志所著若雅若俗六史六禱存陳

眉公行寄甲抄本以授家君曾梓于雍陽署中宇內贈矣者久矣

茲春自北還敗書中檢得寓簡計十卷前有刻序雖

沈明遠

世屈陳叅知所述而刻本罕觀適伯氏結夏法華山馳書問予案頭

試有未刻書可以消我長晝日緘而屬校讐之一二與魯遷易舊

觀居然不減文節禱志也兩公俱吳興先達清風雅尚百世吾師政

不惜表章之以道好事者時萬曆庚申清和望日蒼上潘湛敬



刻第簡序

古臻極治文化旁觀古書咸出充棟汗牛印如小說家刻者矣唐  
數百種然談鬼怪怪海淫者好廉以不有求如比書相在經術後  
遠理之紀言述事微顯闡幽殆有徑庭焉顧乃沉湎濃獄斗  
問異氣漢之者斯豈以謂之言不出俗言勝者耶余得於其  
生仲交携入蜀以似外卷揚其書讀之卒業歎賞不置會余  
遷秩乃以屬諸中厓未幾知梓而傳焉而中厓亦以遷去比  
駐北地何與梁弓岐泉談及書折然指背付諸梓人顧以裔  
土利不女中土精工姑令此書獲一為好事者先駁云尔  
嘉靖丁巳冬十有一月廿五及二日分書河西是陝西布政司  
左奉儀南都陳公序

昆山藏板

寓簡序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  
荒唐謬悠之說以翫世滑稽而其文瓌瑋連犴微詭  
可觀蓋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  
與悟有所記憶輒寓語簡牘紛綸叢脞雖談諧俚語  
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  
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曰名之曰  
寓簡聊以自娛庶幾濳園之無心抑有如惠子者或  
知其為無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其意無用之用乎甲子庚子自真  
寓簡序以自致其幾泰國之無心於其  
與部何預時對神寓詩簡獻公齋業對  
無亦不有可至言也真聞有行焉已而  
與部何預時對神寓詩簡獻公齋業對  
可謂是實無公之言也真焉也  
並周乃其夫也士之與商不其與年詩也  
寓簡序

寓簡卷之一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予謂病夫詩者亦序之力也。蓋詩本以微言諫風託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言甚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為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為之序者曉然使人之知其為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忌也故後世以詩而得



耶者相属是則序之過也葉石林曰詩序盖當時誦者得於師傳

二。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于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寧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壽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与我九齡其言已恠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為不是以

引年也與無逸之言得無戾乎

三。禮記注云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泰誓甫刑高宗之書皆亡盖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尚書克典完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与宅相近而誤鄭氏注嘗見之

五。商曰祀周曰年而微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称惟十有三祀盖以見微子不為臣於周之意孔子不沒其實以表為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為詩自宋世但紀



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六

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已以厚下則否傾而為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剥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為損矣在

易之否 坤下 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 乾上 坤下

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 震上 損下而

益上斯為否矣雖損也 艮上 損上而益下斯為泰

矣蓋天下昭忽之理不遠也戒在損益而已矣

七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 **無妄** 誠

八

之至也 **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

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

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

位然後揲著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

至王弼不悟其為脫文而妄為之說謂所賴者五十

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

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

終無非五十五數也予頃見石林欵以所見咨稟遲



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秉言大衍之數  
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為六虛之位則  
非也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  
為數之始然而神其所以為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  
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  
氏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是當其無而有六  
衍之用也此意思是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石林喜  
曰如是如是天數  
程天數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為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  
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

卦之類何也蓋聖人謂某爻象某物某得某卦如未  
耜得益孤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  
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  
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  
得夬之義耳且如八純卦之象何曾先立乾坤艮震  
巽兌坎離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  
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  
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未重之  
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始有重爻  
之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一 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与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陰慝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十三  
○ 六藉脫簡闕文先儒強為之說如春禘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為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真可笑也易比諸經號為全書而衍文脫字謬舛亦多矣釋者往往因陋而臆說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蓋習字上脫坎字也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坤之用六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當作代音轉而然耳蓋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艮為指當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弓矢者器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爻詞當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衍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說卦取象尤多脫誤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備是四德以統天而行四時故文曰析而言之若屯隨臨无妄革五卦亦



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勿利有攸往  
隨以死咎臨以八月有凶死妄以匪正有青革以悔  
亡繼元亨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  
之象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象  
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象曰剛浸而  
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死妄象曰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象曰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悔乃亡以明其各有所  
當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貞而已矣  
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皆屏絕質之

於劉詭之詭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  
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象數者  
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  
其未得之際而遂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  
以兆恐非筌蹄之意予謂元城固為學易者談耳若  
至忘言之地象數固無用也况講解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  
也君子欲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焉  
耳陰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  
能強而進之哉其說皆不通蓋天地之正數曰一曰



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与三与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与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為予言如此

十七 ○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既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又非聖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

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十八 ○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俚諺謂白撰無所本者為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孝師承無所自耶

十九 ○ 易者至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蓋重易而繫之者也其於易之數知之遠矣宜能遠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美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禍福吉凶自有定數存於冥之中雖聖与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



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欲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蹈患害果何預哉冥頑嚚凶目不辨六畫而名位充志富貴沒身者又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變窮易之道而困厄顛踣者多矣又何哉吾不知其說也

二十 ○ 唐人顧彖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麗太陽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妙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機有機變通也無方無之交流委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驚精於攬揆擅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

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訊之彖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傳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天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錘鈎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物理為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為內取諸身以彖為得樞於囊中而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顧生之言蓋遠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陰陽家者  
 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  
 廢也太一行九宮之法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八  
 四六為四隅而五奠位乎中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  
 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蓋土寄王於四方不  
 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是也黃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  
 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  
 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  
 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

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  
 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蓋  
 出於此說謂黃帝之書為出於戰國之偽而獨為豎  
 家之用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  
 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楊雄為太  
 玄亦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兼  
 與生成之數而五五為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  
 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  
 宮之說漢儒欺世竊以為自得之奈而李者不悟也  
 易之為書雖不可為典要然聖人大槩示人以陰陽



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雖窮  
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  
測者聖人蓋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  
好論其變化渺茫不見涯涘廣著圖象遠徵億萬不  
可言無所致詰之數以為自得之孝致使俗儒妄議  
競為艱深之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體  
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為害滋多且如  
五行之在天地間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克以為天  
地萬物四時之用其功与天地日月並矣邵堯夫非  
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

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  
氣運其来久矣不可闕一也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  
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於土乎如用邵說則  
黃帝岐伯之書与洪範九疇之大法皆可廢也又可  
乎盖自漢京房焦贛之孝流於駁雜而楊雄又以四  
為數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當務多岐以  
迷大道尚竒說以救正經若真積力久至於大而化  
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於心豈  
肯形之於說况又非說之所能發明也昔釋氏有法  
常者得法於道一師或問常何所得常曰吾師教我



三

以即心即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本無所得又無所守而隨世謬悠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又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為火而中畫陰也坎為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赫赫發乎天地之至理也

あ

易曰知幾其神此蓋聖人不言之妙而楊雄言先知其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真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此

け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

也若以既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泯矣黃帝書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為不斷有為者是也

廿

易者聖人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憂患也

廿

天下事有病弊難革思慮未至極力窮究窮效靈隨生其間忽有曉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賈生分封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微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初無定日舉子女姦計多占鄰近戶籍至有三



數處冒試者莫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  
然有司多端禁止卒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今天  
下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  
者勿問不勞施為無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  
更無巧偽可以破壞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  
可與爭而得後必有變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  
患之地自然帖伏

寓簡卷之一

寓簡卷之二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冬。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為。晉。晉。  
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萬。物。之。成。

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

蒼。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庶。隨。遇。七。中。已。

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

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度。葬。之。

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閑。設。又。毫。釐。不。差。



通

也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  
旦涪水大泛書盡濡濕方曝之得易一冊題云上元  
歲閱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  
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  
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  
者折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  
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聞  
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巧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  
知之物不能離乎數不能離於道以數知之則通

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  
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樗里子之徒是  
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朝後市何  
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  
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  
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蓋  
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五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  
時得其樂人竇公蓋年一百八十餘歲矣獻其樂書

二市



孝文竒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亦異人也哉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偽作然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竇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應募所作非全書也

六○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為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顧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

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為耶

七○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八○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謂知言



九

宣王不藉千畝子厚曰藉千畝禮之飾也若曰吾猶耕之耳不若時使節用則不勸而勸矣啓蟄得其耕時雨得其種苗之猥大得其耕實之堅好得其穫取之均以薄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子沈子曰先王之為是禮也蓋以身先天下驅以歸諸本不可廢也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幸為無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是矣何必昏禮也加布其首是矣何必冠禮也仰天俯地而祭之是矣何必南郊也飲食醑之是矣何必禘祫蒸嘗也如是則夷狄而已矣左氏徵戰于千畝則誣矣

十

春禴禧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謂書不時劉原父

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取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為得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為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為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十一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戡之也戡之者何



殺之也蓋本殺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  
大將已死於伐鄆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  
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  
耳

三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聾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  
兆於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於聾猶口之於味苟  
悅新味亦將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視  
聽好惡乎夫嗜欲之反常者是有卑亂死亡之理夫  
何談焉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子曰趙孟將

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內傳亦云人

主

偷必死子厚曰

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

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書以訪

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偷弗務焉

者非其聾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老昏則其病蠱之

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

言之間雖一嘖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

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

尹成以禮卜蓋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於文而遺背道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



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為天子今行父於  
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  
而可以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為廷尉治渭橋犯蹕  
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  
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宜廢法以  
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羣臣得以議論於殺戮宜廢法以  
也此皆為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國朝大經之學蓋自賈文元倡之而劉原父兄弟經  
為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學官舉天下之學者惟已  
之從而孝者無所自矣明葉石林始復寔其淵源用

心精確而不為異論其為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  
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  
省其詞審聽其曲直而殺罰輕重歸之于法吾無庸  
私為吾於春秋求為咎陶而已故其所著書名之曰  
春秋讞則其義也為春秋孝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  
尤誕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  
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此尤失勢勘按周敬王之  
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  
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孔子為之覆  
醢安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獲麟之時乎此尤可



笑也

十五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惡耳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羊以其名惡而遂詆為惡人可乎梁武曰其臣云何遜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為異矣亦此類也孔子謂兵可去以至於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雖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語曰鄙夫不可与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

十七易

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如此

十六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窮困飢寒迫切無可柰何知其無可柰何則安之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以為哉將愁苦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勿憂之為愈也顏氏子則既聞道矣子非知道者直無可柰何而已

九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為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卧氣未嘗屈也豈以官居為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体未嘗病也豈以食養為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者當自孟子



發之惜哉

○莊周謂死為南面王樂信也然足特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耳善人魚愧於幽暗魚累於神明安乎性命視死生為一致一旦脫去形骸窮苦羈絆之憂而超乎逍遙與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為不善而富貴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陰禍天誅鬼責業然而糜至化為異物備極慘毒以償平生貪淫盜酷名位過分欺君賣友險悞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時而赦也救苦不暇尚何樂之有哉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為已言之或為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

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斯足以語南面王樂矣

○莊子之辯縱橫無窮窮自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

故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貞以寓言為廣其詞雖參差而誠詭可觀闔闔萬變要不出於三言者其造物離人不為世利縈雖連狝而毋傷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測之哉觀葉公子高使齊一篇蓋託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難之尤者辨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真一世之奇也哉後之為縱橫者蓋祖述周而不聞大道也足以死



而已

世一 ○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壽夭若神壺丘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示之以太冲莫朕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国師示之以西蜀天津皆不思而對其應如響至三問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与天地同流其餘密奧妙变化不常豈區區術數所能窺測哉

世二

○ 莊子之孝貴清淨無競然魏武侯歎偃兵莊子乃曰

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孝貴智慧慈愛然陸巨為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師乃曰斯民塗炭孰謂佛老之教尊尚虛無而遠於治道哉

世三

○ 列禦寇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蓋圃田深悟性空真

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為風力所轉我反乘之周流七礙孰知風之為我我之為空耶至漆園吏尤善言風其言曰汝問人籟而未問地籟汝問地籟而未問天籟夫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魚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



嗚者叱者吸者叫者讓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其言風之變略備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為風力所轉者觀風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瞿曇氏之與也佛之言曰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嘗整衣入於衆中則有風拂於人面此風為復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入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体豈今世衣風何所

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常諦觀虛空寂然不忝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法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常觀界安立現世動時觀身動止現心動念諸動無二此羣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世界內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我今洞察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



之至理唯聖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宋王之賦則為文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壺丘子九方歎皆善相而莊周氏傳其術周之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与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義若渴斲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尺矣

其

○堯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效其初命者則訓誡之近世之所謂制誥者自宰相至於從官御史郎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夸美過實若諛佞之為者一旦逐去詬罵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季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學身富貴而得仙者非山澤耀儒之比也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家後稱海濱漁父為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

御



寓簡卷之三

真興寓山沈作詰明遠節纂

一。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為說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為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二。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

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看襄為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

粟都尉以為軍官耳治粟蓋誤也其詳見已意

三。永叔集古錄有漢繁陽令楊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



夢

漢委榮輕舉吏民守關上書運米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倪寬為左內史以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者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亦運米乞賢令之比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為雅聲雖老不廢忘然則竇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亢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

蓋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內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極諫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間用兵燕雲賦天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有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節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卹貧困也謂其能助



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歛及下戶，無所從出。期會迫促，刑法甚慘。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屋中，坐視鄉黨鄰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宴然，漫不省於我安乎？富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為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於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下戶之輸。蓋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免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逭於簡書，而其編戶民得免於流亡盜死者。劉氏之德也。其知識之高，賢於王濬，~~中~~都方回遠矣。故子為著其事於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

二夫人之事，予於己意既言之矣。

六。楊修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作一書，悔其少作。予按楊震、張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為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它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鄉里姓氏為蜀之揚，非華陰之揚也。修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婁者，劉也。殆類是夫。雄之揚，從寸修之揚，從木。

七。魏文帝著典論，謂世稱火鼠毛為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為得生，其間至明帝世外，國乃有奉此布，未貢獻者，遂急利前論，人皆笑之。然



此事前古已嘗有之列禦冠書云周穆王征西戎戎  
獻銀鍔劍火浣之布垢則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  
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  
於自信誣理也哉曹丕獨不知此乎天地之間萬物  
詭恠非常變化七竅何所不有而欲以區區一己之  
見斷其有無者狹陋甚矣爾雅十龜其一曰火龜郭  
璞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  
哉

八〇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楠棖自往觀之使人題門  
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脩曰門中活閣字也

相國嫌門大耳即少損為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  
井以鎮黃河既成有父老耒觀曰大好乎但近東近  
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与父  
老善為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  
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  
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自与口先必小小可  
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九〇晉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  
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鯨君何如  
亮顛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顧



劭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与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  
俗与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畧覽倚伏之要  
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  
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  
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  
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  
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泮泮清便殷洪遠曰  
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  
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与時務經懷  
自謂此心無所与讓庾道季之思理倫和吾愧康伯

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晋人  
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  
乎哉夫我則不暇若諸子之謂乎盖其端起於東漢  
之末其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為語言以相名  
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戒其初也  
晋人雅尚玄遠宜於世情淡薄今親其書尺感歎睽  
離極於淒悵沉思纏綿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婦母子  
去寐寔難言之語所謂玄遠淡泊者得無妄乎大率  
晋人以心跡不相關為自解免此寂是其膏肓也  
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願游蜀都登汶嶺峩眉



二人終以不遂其志為沒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  
爭奪者之所垂涎也而猶不果况功名之會衆所奔  
驟指目怨忌而相窺陷者禍胎危機也而好進之士  
血指汗顏欲以奇謀襲取之是果有得以償其願乎  
駭機忽發吾為之懼矣

十一 ○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遺  
事天下亦未以為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經營開國正  
以簡靜寬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遺法也而亮區  
區以簿書期會望之謬矣

十二 ○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極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  
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為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  
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為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  
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  
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十三 ○ 石崇殺巨商取其財睨以仇怨誅死猶未足以償其  
罪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園囿有金谷之勝姬侍  
有綠珠之真賓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為文章如  
思歸引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者  
崇又何幸耶適足以殺其身而已

十四 ○ 桓溫入洛屬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以諸人之過温怒曰昔刘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特魏武入荆州烹以饗士莫不称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关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尚之失色桓温狠暴僧達凉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亡道之人不可与久處者耶

石季倫金谷澗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

期予讀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之禍哉

樂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為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辨給挈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考輔之意為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擊与太尉爭名更相鄙諷可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導齊明帝得位權執重灼而從弟思遠獨勸令引决保全門戶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歎曰天下人有勸人死者耶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



謂達識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鏞云：公之仲  
居相位，操利權，附麗者衆，公獨超然。貴介之執，不能  
及及，仲得罪，從而緣坐者亦衆。公独皦然，骨肉之親  
不能累。所謂公之仲者，蓋鏞也。當鏞在憲宗朝用事  
時，鏞自請以散官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務洛京者  
二十有五年。嗚呼！若鏞者，亦可謂有遠見者。二子免  
於晏鑄之禍，宜哉。

○ 諸葛長民云：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沈慶之  
亦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民貪侈於危疑之  
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慶之功名忠節為一代宗臣。

八十之年而卒，為狂童所殺。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  
門也。貧賤自足樂，何為不可居？若富貴，僮來不得而  
拒，亦必有道以處之。何又至於危機難守之地哉？

○ 齊高帝置酒設尊，贈崔神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  
沈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閔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  
名。前人以比，未下鹽豉，皆地名無疑也。

○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  
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  
礫。觀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  
所不當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



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呂警世也

其二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詔功臣勲勞日久皆當以爵  
歸第隨時朝請宴享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此  
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勲舊之不  
得自全者衆此其所以不終歟

其三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為不利之典寧  
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為文鄙拙乃至此甚可  
笑也予觀本朝自建隆以來凡有刪修勅書進表具  
載新書之前皆典麗凝重而宣政間文采尤勝至於  
郊祀禮儀稱慶功德制詔赦宥之文事關國體者尤

為可觀蓋文明之世也

其四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  
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  
每擊鮮斫鱠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  
侈欲故耶

其五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酒醉卧劉文静家文静坐  
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  
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竟  
謂文静曰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  
意文静觀其体猶濕也明皇帝微時嘗卧洛陽令崔



日知宅日知見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幾尽既竟  
謂日知曰夢中餓甚食藤花甚美一本朝太祖皇帝  
微時游洛中入長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  
赤蛇文采甚異隨息出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竟僧  
問帝所往因獻錢帛騎乘等上方貧得以為資往見  
柴太尉於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業以至受天  
命為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神龍蓋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為其事闕大体則書之至於宰相謨  
明張諧尤當記其大者遠者若馬周夔、鼓特一村  
縣尉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為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窓下典事不知  
竊語窓外甲曰官職總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鄭公  
微聞之戲召甲令持密封小帋与侍郎俾即注官甲  
初不知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託乙持往乙就便  
引注既還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為裴光庭典選  
合薦銓吏一人出官令史麴思明以次當得而略不  
自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  
事封泥省壁至則驗之久之上幸温泉見白鹿昇天  
即改會昌為昭應縣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  
預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癸壁觀書無差焉夫







二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蚯蚓者其材質亦  
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黃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  
事不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  
耶

三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為心  
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  
顏氏子也而何瀕於佛乎

四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祥等語尚或有之

五

山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  
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止自流是惡乎与我

關

謀自開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与我設子沈子曰子  
厚之學謂天人為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  
主災祥為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為惡  
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  
陰陽之氣謬戾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  
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感也是賊夫君者也

六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子厚曰

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為善  
者何勸矣夫為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子  
孫猶有望焉世大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與



為善者競於為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  
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七  
○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表云去年蒙恩追  
召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  
暑月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  
予按于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聞憲宗英武懼  
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為恩王  
傅而子厚諂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  
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能表不應言及此文  
理不倫定知其偽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于

謝

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  
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  
尚為夢得作表其文卑弱偽顯然而編摩者踈繆  
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賓客集中  
自有同州刺史兼長春宮使書表甚善子厚集中又  
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八  
○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  
具又二十年来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焉  
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子初謂  
不然不敢信及徧觀古法書或真蹟或石刻真蹟



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  
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動意然  
**典**刑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  
稽考筆法淵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雲東信乎其体  
變隨時有漸雖古今時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  
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哉  
九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  
南游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  
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心使之可  
以言可以立動尊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

方幼穉而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狂  
逸不羈蓋亦過庭之所致也  
十  
○郭元振十六歲入太學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見衣  
衰服泣且行者問之親未葬也盡以車中錢与之裴  
寬罷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与語竒之舉一  
船金帛盡与之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  
徐州也元振寬固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偉特視數十  
萬金帛捐以与人直微物耳貴在所与得其人建  
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各無愧謝之色尤為雄偉其  
器度可想見也但不知元振所与者為何似人亦必



不允惜名氏不傳耳因觀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書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水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速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歛於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按夢得以太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為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以予民者一曰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弊室無蓋藏之時剝膚次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間矣

十一  
唐于公異為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簾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為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為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頓隳鍾簾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為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暨閭神鬼受職子固



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為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為佳耳。

十一 ○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勅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諱，同為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一候，忽是非，變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為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揚庭敷號，訓飭百官，既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

十一 另 ○ 一歎之身三替之間，乍賢乍佞者，視今豈不信然哉。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夫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為得志耳。故富貴得志為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為亦何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為可耳。

十二 ○ 劉向得枕中鴻寶祕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乙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未央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群書，其事君忠實懇悃，恬於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固有得仙之資矣。



十一  
楊雄無子明甚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

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

意者好賢之心歟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

見可為之歎息也

十二  
楊子雲作符命顯是隳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

者巧為曲說欲以枚叔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為不忠

也時人為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

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者顧投閣清靜者顧為符命耶哉

其反道敗德身齟齬亂階而盜寂寞清淨之虛名耳

十三  
八月既望江濤湧屹如雪山傾重地軸惟餘杭郡

觀  
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

上潮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泊者所溫汾者所滌

沔者訶然足駭波湧雲亂如三軍之騰驟駕鯨龍從

太白踰壁衝肆橫奔似雷行弭節伍子之山声如雷

鼓其狀似矣此真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現乎廣

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

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十四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叢上林子虛等皆詭奇雄

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韞退之乃作

陸渾山詩極於詭恠讀之便如行火所燠鬱攸衝噴



其色絳天阿房歆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理  
未可与语性空真火之妙也

九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真賈生所作無  
疑招隱士一章竒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為誰氏深惜  
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  
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

復論

二十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恠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  
深闕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

賦

子之說釣也

廿一

章聖東封衛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鞵錢為錢十  
餘萬上恐寡備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  
曰此易爾扈從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難於負致  
宜令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使領一司諸軍每遇

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住營去處家人如數  
請領在縣官輦輦運之費在軍士無將負之勞又其

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喜勅曹璨問諸軍皆欣然

曰聖恩慮及此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即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內火宮門

廿三



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  
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  
動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為舉簾見之廷中聳然稱歎  
皆曰此真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為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  
押常朝班至詆為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為  
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為尊君重朝廷固當防  
微杜漸如此使為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  
押常朝班未為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  
而逼上則將有御史評彈之所不能止者矣抑春秋

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道可以責備矣  
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中書狀尚可以  
想見其風采今為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  
史之職主方繩愆况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  
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正敕文  
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款赴輒停今又數朝  
依舊宣報當故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  
之後則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  
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賓  
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趣奉朝儀反有難易尊



君接不輕重不保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教文翰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謹法之名憲府無隳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專謀功利見事風生州縣殆不可為矣邵克夫居洛中其舊故門人仕於四方者皆欲投檄去以書求教於克夫克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若於嚴密之中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晁美叔為常平使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

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舒吏民於網羅中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輩不合今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為高不以親其事為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己天下士從風而靡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為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補也

本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章子厚用林為子中為中書舍人行諸公責詞極力詆毀



出於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在  
外久，<sup>正</sup>為庶官，有棲遲之歎。子厚為相，使人謂曰：欲  
相用為<sup>正</sup>字，能无異議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從  
之。故謫官制詰，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  
而下，著為一集，又敕榜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  
存，噫，不可泯矣。

三  
寓簡卷之五

寓簡卷之五

寓簡卷之五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  
被邊，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索水、黃河所匯，流  
以入汴，地形最早，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脩  
洛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二

古來黃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  
內，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為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  
皆已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  
建，都英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  
 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齊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者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觀之後至元和

沈宋

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立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轅顏謝詆訶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sup>王</sup>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尚<sup>疾</sup>意雕琢曲尽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蔓衍故汗漫而難枚臆臆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孝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sup>押</sup>強韻出有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跡



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意雅重命詞  
峻整述朴素之事則立言猶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焰  
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体不卑弱頌國政則  
金石之奏閭閻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現其命句  
可以見學之深淺其構思可以觀器業之小大  
窮体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洞詩人  
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  
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五 ○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  
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

### 大臣不孝之過

六 ○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  
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  
壁蘇子容為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  
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七

○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

徽宗朝政

和間嘗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无何京師大

水李綱為起居舍人袖疏欲論笑異知閣朱孝莊竊知

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与外任

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



先

○

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通欠耳德宗怒遂詔罷  
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  
以講政事達群情宏本言謬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  
毀舊法李綱之罷元有以宏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與求為中執法予既冠游李在行所必

先

○

先問予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  
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  
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无言導問之和曰明公  
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勝風聞以察為政邪  
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內外考簿吏部除

九

覺子意因曰

中書兵勛業并諸殿家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為  
司空表言御史之体風聞是司空有移一署之事自  
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  
史虞曠奏風聞豫章内史伏暄怨望事又廷尉卿袁  
番奏曾染風聞者悉不断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  
淺孝未之也于時言事者傷頽碎失体冥搜隱惡  
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富鄭公為樞密使英

既得風聞所據又藉良箴子蓋各守忘年友也

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

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黄門諭公此微  
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体屢辭恐違中旨



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為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sup>者</sup>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奉用各得賢能之士

文正公真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為予言之

○范文正○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孝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

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為執政大臣出為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為案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為慙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為其不能宜其敗也



竟予意因曰既得風聞所據又載良箴子蓋吾字志  
年友也

十二

○因初遺制之法無故失率坐二年王沂公為相請分故  
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是  
無復有遺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  
自是遺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奉如闕殺劫殺闕  
与劫為殺因故按問欲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  
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導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  
雖言其非是然嘗曰導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議則  
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

或不難於犯顏以救議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  
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輕之理者矣  
子由又言導子孫皆顯官即中刺史十餘人一能活  
人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于死者揆  
諸天理可不畏哉

十三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芟亘野時誘姦人穴官為弊  
咸平中趙昌言為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  
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  
為姦

十四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剏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曰旱



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  
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  
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一事正如用兵所謂伐  
謀攻其所必~~者~~<sup>救</sup>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  
也哉天賦軍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者兵之弊无術以革之魏公  
沉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執不可廢非  
但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无  
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  
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独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

十五

讀之<sup>始</sup>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  
無賴游<sup>手</sup>之徒養之以為官兵絕其出沒閭巷嘯聚  
<sup>山林</sup>作道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  
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其  
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  
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治道無古今治之迹固不可  
泥也致

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讐<sup>黨</sup>在翰苑日  
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扳公入其<sup>黨</sup>中因聞  
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

十六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  
事中公逐之、

七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推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  
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談罵  
靳侮、略無倣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為揚  
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為矯虔庸墮之習也、闕之恨不  
力耳、豈過哉、

六

○劉元城器之言、身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  
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為說書、遽起  
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

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  
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  
不与、雖溫公亦不与也、

五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  
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為刻剝、

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為御史中  
丞時、張平叔以僥倖承寵、一夕罪發、鞫於憲府、吏引  
曰、張侍郎公叱曰、賊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因張平  
叔窮、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為小人有顯  
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摺帶去朝服則衣之謂卻克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克夫曰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嘆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為恠服號曰唐裝予謂稽古不

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况於唐乎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為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裝也有妻无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往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時已為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

其壽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琴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者孰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為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



術也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判義勇事謂不容某一言責之當矣

三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游琅琊精舍恍然省記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即佛語心品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蓋琅琊山僧後身也

四 ○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庵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近五祖戒禪師竟而異之逢明以語子由語未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駭嘆曰世

蓋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真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曇考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為岳陽王鎮越州彥呼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譽彥乃以三昧力加<sup>被</sup>王恍然悟前身逸史言袁滋微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侶西華坐禪和尚屈指亡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矣

其 ○明皇雜錄載房琯為盧氏宰與邢和璞閑步遇一廢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書



數帝房沈思記永公為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為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為父為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為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真可以為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游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翟公巽謝排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故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為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

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扇對頗傷麓踈

○近世曲六多失文体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期立為

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

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

自辯殺陳少陽事呂報啓云方一男子之

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虜人

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為報書云念寇至君

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

類可喜者不可槩率但全篇体格或不稱是耳



先

○有小官為貴人客醉中誤塗改貴人所為文明日皇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喚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

卅

○戚里高氏子選尚偽公主富貴鼎來偽主敗奪官不得沽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閑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卅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予予曰曾見法書異錄載王義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令樊孝謙為

銘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語

魏文宣公碑



寓簡卷之五

寓簡卷之六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〇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歛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二〇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尚不能必行而介甫決意行之

疆

三〇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典貪冒之士不顧廉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廝役下陳號為小底者亦欣



然願為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也因讀退帶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觀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使海外国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廉未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帶丹安可復得之哉

○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姑息長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賈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

民凌犯士類善良受獎不得自伸此賊民之害甚者書曰罔遠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然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五 ○ 張文潛言 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資高選人年各已老多曉田里間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為令多新進少年所臨漸新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為費比之事鞭笞以急稅賦搜



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六〇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赭衣無帛以給有為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sup>物</sup>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sup>儘</sup>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sup>某</sup>胥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斲則埋之祭服斲則焚之冠雖斲不以薦履禮祀之服而可以為軍衣乎奉常与其屬大慙而止

七〇果。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為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為結<sup>果</sup>嗟乎學所以明道修身而仕<sup>時</sup>以行志及民也

以淺俗不根之學聲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利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質巧佞卑污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sup>果</sup>終身而受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修身及民何時可哉予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切恠之而不敢闕也又下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為之羞縮人臣修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焉惟人<sup>主</sup>不可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

八〇男



罔敢責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命已去矣

九

○人臣雖得君而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於漢武帝魏鄭公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之雖諫將不聽已為敵國所料矣天下事有可以為恩不能為恩而至於反為怨則以其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而理之所宜與又眾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于是靳而勿與能无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

十

馬是人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為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者有至亟不可以久遠期待者一受阻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予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暑中予吊而知之為請於州會州關守而其人領帥事某者小人尤不喜為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十一〇 自昔功名与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為謀成功業在  
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為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  
拘故曰為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  
功一體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  
之哉為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侯之任千乘之  
國虧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讎有害至死亡在  
前衆人噤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  
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  
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功業所以為天  
下之大閑也

十一〇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  
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為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  
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一儂薄浮  
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十一〇 用人亦不又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入望而臨事  
乃大謬者殷浩房瑄之敗是也謝安適遇苻堅天亡  
之曰僅能却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  
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傳巖之路豈以人望為重  
哉

十一〇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又易發之





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  
 物至則中撓而外交矣凡處大事皆當易難易之易  
 之李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  
 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  
 又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  
 於外其知言哉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  
 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  
 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古 ○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訟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  
 使天下得以私訟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

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迺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  
 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  
 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名 古 鹽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  
 義之中而已魏玘珍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  
 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  
 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  
 以辱之是為絕物不仁甚矣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  
 陶範載米一缸遺之却去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  
 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來彼以善意勿受則已矣而



疾氣以詬之是為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  
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棄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  
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歛而  
多費者其積益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賢  
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  
刻急而無仁息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  
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九  
汪彥章謫居永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  
范忠宣迂謫過郡時蒙引為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

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童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  
此公每為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于色詞  
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舡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  
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頽曰舡破  
豈章惇所為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  
福與夫世之榮辱得喪一无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  
之區則亦可憐矣

二十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  
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落落而顧道晏然无  
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荐為



從官於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世所簡弃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于閑冷之中以為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為不然之客迺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客柰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士以百數其親疎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善從史之其害于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為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

歎正色抗声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于道又曰相君某事害于政庙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于門下可也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為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柔佞之詞而樂於直諫之論也哉昔王茂弘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尽善茂弘弗為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為稷契周召其肯不及茂弘者乎子姑歸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為吏部侍郎



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九十餘終

二 ○ 天地陰陽之氣无不与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為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祚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无所演國家空弱民間膏血枯腊矣異疊見川原壅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三 ○ 凡草木華實莖葉一發生之後歸于枯朽皆不能復生惟其子之在核者迺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萬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四 ○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狗彘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為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為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自焰是也

五 ○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于史記今曆亦用建除而不詳尽且如癸未日亥初一刻立秋即當日亥時以前



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却还作閉日今曆便  
將當日為閉日非是凡消選不可用也繆矣如此類  
至多未暇繫奉

廿五日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恩乱如司馬相如  
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  
安國謂三川皆入震澤底定謂自彭蠡江分為三以  
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决无入理而澤之大  
小决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  
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与济汝淮  
細會于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济

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昔言閼東漕粟  
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  
易漕按謂納至長安僅三百里固无九百餘里而南  
山至河中間隔灞澶數大川固无緣山成渠之理劉  
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誕妄處十  
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渊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  
之險微則高拳遠引而去之後世如畜耳其腐穢  
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



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  
嗚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  
身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君子天子身于古  
人者无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  
則有命焉外是吾无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心弊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  
自樂稍得閑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為回光反照  
了无一事為已者茫然畢竟何為喪吾真以從人  
好真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它閑事  
也予嘗謂樂衣无所愛便於卧起而免矜持菲食无

所費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无所飾安於寒燠而  
省土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夫華服  
以侈外現而無所顧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  
於生高明之居專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  
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  
吾真以從人好了无一事為已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  
遺情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遺物  
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不可為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



○君子去之謂命也况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  
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与天爭勝乎

世一 ○每閉閣焚香靜对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  
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  
心与天游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  
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  
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群動自寂便是神  
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  
心

世二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修身養氣以道自

娛一切外事但不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游觀亦且  
暫置非者事但瞬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无  
為必逢亨会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  
之

世三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  
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一何益徒自苦耳  
况世路方艰惟退藏為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  
適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  
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閑曠遠之  
趣為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



留也

世

○

名位天所付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

之者有以謙靜安閑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无

非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

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任運

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无非命者則聽其自然

豈不優于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

矣傳曰福莫平於无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

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无有寂寞之歎者

也

世

○

以飢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

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舉法也



寓簡卷之六

寓簡卷之七

吳興寓山沈思作詰明遠纂

一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  
 氣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脈一周其長十六丈  
 二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  
 動閏以太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于  
 身十六丈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  
 十周于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  
 三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于身計八百一十丈  
 應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



分又十分、之六則奇分尽矣從房至畢為陽主晝  
自昴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  
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  
陽明四刻氣在陰分蓋一舍而與陰分矣漏傳不止  
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  
可无貴哉有能攝心靜坐一晝夜默數一萬三千  
五百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竟識煩動靜智  
慧發生身心空塵從此永滅至真之氣與陽俱昇與  
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新又日新不已  
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晝計一千五百息

右子沈子調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與天  
終始周流一身中廓為遍八極

二〇一氣之運行出入于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  
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  
無間繇、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体

三〇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四〇因閒坐有所得云隨順空緣等於覓觀

五〇凡人為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  
得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為某人天地神明雖云  
踈而不失亦何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



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為善不報望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孝所謂我說法要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六○東坡云世无不殺之雞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于殺殺之无傷也豈不害于仁術哉

七○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而遂至絕糧晨具飢甚念得飯足矣不意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它物穀實其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咲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八○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无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尽是實、中自有主者存焉母以智巧為也

九○諸器世間惟无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之力不能勝火、之力不能勝風、居四之下



獸為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而無形也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德正道也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也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當擇焉富貴亦如是貧賤亦如是至哉安乎

十一 ○心之為字蓋覆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即坎三卦也

十二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魯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棕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寶華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鬟品韓渥北里志温庭筠韻粧錄李習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棊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尚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明遠彩選雜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為彩選可以温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學者十三 ○南山一頃豆竟于危身東陵千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十四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



崩之執也

十五 ○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者  
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寢難也

十六 ○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  
司出入息勞役頗者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  
止而息之出入独无異于晝

十七 ○ 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孝者不習其讀以為鑿之  
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之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論  
脫錯亂失其本經予刪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  
之正是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熯灸之術非所能

十八 ○ 能者姑置之素問叙五運平氣与太過不及之紀金

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微不  
能為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  
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与洪範不同或者素  
問為是

十九 ○ 王冰注素問叙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  
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曆書所无  
又以桃始華為小桃華王瓜生為赤箭生苦菜秀為  
異葵榮戊寅元曆皆有之

二十 ○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宝天真自然者天之道妙用



者性之誠二者相為用一也聖人以無為體以有為機  
能入無為而應有為能用有為而返無為者至矣聖  
人以無為基以有用為理有用者天地之道也無用  
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為用  
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專輔其神  
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  
之神是白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天真者元性也  
心以性為神以心為用其運在機、運則萬化應、  
則蕩、則著于欲著于欲者為情、生則神亡其真  
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杳冥寂然而

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應靜而靜、中有神應寂  
而寂、中有真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  
性之要不外是矣莊子言知北游玄水問無為曰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無為謂不答也又問狂屈狂屈曰唉子將語若而忘  
之矣又問于黃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  
道始得之矣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侶之我與汝終  
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  
慧可獨無言初祖以謂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  
二法門至文殊歎曰無言說離答問而淨名獨默然



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与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无言之言非復問答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与此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念慮則本來面目應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為修證而後得之所謂思尽还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者也

廿三 ○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廿四 ○ 佛云圓覓自性非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覓自性也而性非圓覓也圓覓性所有也謂圓覓為性則可謂性為圓覓則執一而廢百矣性无所不在也孟子

道性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覓与善豈足以尽性哉

廿五 ○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為逆境而子<sub>莊</sub>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為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覓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sub>六</sub>亡者是或一道也

廿六 ○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尚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万億文殊无可擴者若真文殊何得



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真

七 ○支道林說道遙游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渙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為累忘言可矣矣呂數千萬言為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万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八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呂游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于自縛也

九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覲面交談也而說法

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邪僧向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為汝說麻谷見章敬逸床三甲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与我等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无祖師意又問臨濟如前語濟云与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牙又曰打則任打要且无祖師意二三子之談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鎔金一範更无餘巧然則



所謂禪者可証也哉

卅〇

玄洩示衆云諸方尽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来  
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可見患聾者語  
三昧他又不可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  
不得佛法无靈驗予觀楞嚴會中何那律陀无目而  
見跋難陀龍无耳而聽成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  
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覓觸如来光中映令  
暫現既為風質其体无无諸戒定尽得寂声聞摩訶  
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灵驗  
也哉

法可謂

卅一〇

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  
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

卅二〇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  
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  
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卅三〇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  
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源孝者粗  
可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  
內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麼處達摩云將心来与汝安  
求心了不可得曰吾与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



僧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為邪物随心為正白樂天問何以修心曰心无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納須弥智常云人言使君讀万卷書身如椰子大万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汝聽它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槃曰誰將生死与汝大顛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无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

餅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答僧念經雲居問念者什麼經曰維摩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嚴陽尊者問本來无一物趙州云放下著曰本來无一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即休歇去荅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求妙處然犹未免隔津也

廿四 ○ 佛言真習交衝并於相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為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真忿躁怒之害於性而禍于身也真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廿五 ○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官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



得密言還同本悟則与未聞无有差別為山謂香巖  
曰吾說得是<sup>我</sup>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  
先師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  
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  
言一切非真孝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无所  
乃少近耳

卅六 ○ 孝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  
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現塵成就以此群塵迷  
心從物墮于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  
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為

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卅七 ○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筭此湛非真  
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无流夫妄念之  
纏于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  
想死時得滅况沉沉著于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孝道乎

卅八 ○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  
賢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宝坊為大道場  
示現聖像或出員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峩  
眉山如清凉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  
未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无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



得其理

卅九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與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四十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无留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室中雲无所留礙雖八萬四千常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无声謂之未嘗默可也无說无默无亦无也有无非无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四一

○

未入地菩薩隨順覓性猶有覓礙過患至于如來照了諸相犹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辯真實吾則不知其為何人如此隨順覓性也

四二

○

李佛者云智与師齊滅師半德智過于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孝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脚住

四三

○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蓮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踈勒天龍天音聲人



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  
虛空一切藥草因揔覓西園常陀典其名雜見諸經  
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  
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及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紛万物之叢勝莫不有定數佛氏發  
明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  
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鳥玄旨了元因又自  
在主童子修孝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量聚悉  
知顆粒多少人能算知十方世界種々差別然則非  
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于教无有隱顯  
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  
夫孰有出于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之七

寓簡卷之八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〇 歐陽公晚年常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其夫  
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  
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二〇 歐陽永叔以諛罷政事呂微仲時為館職与公書曰  
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  
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三〇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  
以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炤不



可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四 ○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為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為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為無罪也可行乎哉

五 ○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為輕已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六 ○ 翟公巽雖為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為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雨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雨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間京曰固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真為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



云過矣今日為時而出厥有言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常喜道之

七〇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偃震音子萬童丹首玄製

桃狐棘矢所發無音飛磔兩散剛瘳音必斃煌火

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地絕飛梁音捕音交

蝮魅斫獠音往斬蝮音危蛇音斯腦方良囚耕父

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魑与罔象殪音計野仲

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懼况魃音蠹音与畢方度朔

作梗音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对操音索音蒂目察區

陬音祖音委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題此文雖多物

魁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内中大音儼音文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八〇

程子山紹興初為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

謝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花初落魯見

給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

事解舞音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

十〇

五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

別牋所示老病廢志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

目時記錄名數公華等大略与應奉者同耳亦有少



節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  
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孝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  
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為孝者每一書皆作數  
次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  
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孝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  
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  
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  
如之它皆倣此。雖似迂鈍而它日孝成八面受敵  
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  
笑承下問不敢不尽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豈庸

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抵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  
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下山予時欲求試博孝宏  
詞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為也宜留心制科工夫它  
日學成便為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  
編方畧又極論脩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  
有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  
義中題目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  
好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常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  
而示之其人慙自以未始孝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



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暗曰疑曰頑曰合曰合暗曰揭曰拆曰包曰胎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暗者何也曰皆言數也暗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為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事十二於其間為此家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既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奉春李舜奉夏兒湯奉秋貢禹奉冬禹高帝時自有一頁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

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為家巧曰者何也曰形勢不如德是也意思語官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着雖東坡猶惑之故論備奉諸處以該之也既而嘆曰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奉百年之墜典也予懶墮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三〇 為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



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  
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為儒之病哉亦為文之弊也

十三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  
遣甲午十月二日天啟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  
然清明灼彼群昏餘語皆不記

十四 ○秦曾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為岳侯  
作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  
存息壤之盟檜之讀不樂

十五 ○人之為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為善其去為惡  
無幾矣養生家言凡人晨具素衣而侍者誤衣以

進慎勿出声便接取服之火有大喜讀此者往之信  
之而不知其旨也清晨榮衛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  
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顛倒反覆必將躁  
怒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  
遇事輒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故為有喜  
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又隱息怒非實然也

十六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  
無所願望矣猶然未能忘者尚願逢出世師得安樂  
法真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衛外無寒暑衣食所  
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清靜步履輕健寢寐安



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  
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  
卧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六〇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  
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九〇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声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  
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盖与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  
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盖塵  
耳

二十〇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

暴至山川震<sup>連</sup>大木尽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  
高於岸旁屋<sup>間</sup>兩登岸宿民家屋<sup>連</sup>欹飛去瓦声  
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  
外羣山天色昏曠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煙  
開雲霧峯岫層出重疊秀潤若未<sup>嘗</sup>有雲物風雨也  
因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  
謀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将与造化爭長雄也  
豈不殆哉

十一〇 幼時故老為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  
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歎艷也有富人居通



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sub>一</sub>不願為官後房声色侈麗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所事未嘗与士大夫相接亦喜讀書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从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sub>二</sub>活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無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衮衣繡裳世俗以為榮吾不与易也子沈子曰是蓋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云

三  
○ 吾為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非材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况於人手况為非道者乎

三  
○ 客語予曰甚矣<sub>子</sub>之貧朝不謀夕<sub>無有</sub>惟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為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為之人莫樂於嗜<sub>慾</sub>而予竟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独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sub>膏</sub>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為難而况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苴 ○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  
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  
交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疑滯矣天地萬  
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苴 ○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鷲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  
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  
飯襍襖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  
有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饑之農夫忻然懷之而出主  
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啖簾飯耳此盛饌我  
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

耳予聆其言竦然為起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  
非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  
之故不能克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  
人姓王氏

苴 ○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漚是也物之無心亦能  
使人忘心觀水与月塵慮亦為之澄靜也

苴 ○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  
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  
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  
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



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為已功每見又衷甲懷刃廷璋知之侍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殺殺驚竟汗下悔泣擲刃示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為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擇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

馬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祕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枝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弃不用而荔枝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為太真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枝因以為名者也中原破後此聲不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搢門不得妄啓遇



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  
移鉄礎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  
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  
武士牽鉄礎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  
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之八

寓簡卷之九

吳興寓山沈 作詰 明遠 纂

一 ○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  
人忽見之恠其神氣清朗問其何為對曰佩蕙紉蘭  
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栢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  
倏不見

二 ○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  
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  
園叟張老與常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  
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

寓簡

卷之九



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十萬世間有如許聞錢而貧者未一个不可得張憬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姜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慎雖貴尚貧死忽復生日宜司有三十爐日夜為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為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三〇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甕者攀援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歌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尽力搯甕甚安密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

勦力尽取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秘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備汝搯甕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為戲也雨斷謂橋路雷轟薦福碑信有之矣

四〇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大龜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弼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予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



五  
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泊滄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  
旌旗狀者蓋鱗也須臾稍近山石為之震連偶閱  
宋史見其所載蜀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之  
小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  
亦何所不有哉唐時猶有神仙劍客俠士游於世如  
非非子夜半擊劉從諫斷其護項玉環聶隱娘竊取  
劉昌裔卧内厭襪金奩玉敬弘山僕夜半入長安城  
取綉囊琵琶因獲禁中玉枕三鬟女子潘將軍玉念  
珠於慈恩塔相輪上皆受劍術為俠尚氣報怨者近  
世不復見亦無傳焉

六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乖異  
多独处寡笑言覽鏡塗粧歛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  
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帷  
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視之又令汲水數斛滌  
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觀之極穩帖入  
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卧内時坐卧其間雖父母  
乳獲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蒼皇入  
籠且命覆之震霆一声煙霧克塞異香聞於内外良  
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秘之  
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七

○漢北地郡灵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論沒號  
 曰河竒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  
 宮升降隨波与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  
 浮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  
 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  
 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  
 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無歲不過其傍視  
 之信然鉗大水泛溢高岸皆淪弱而洲不沒旱歲溪  
 流益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灵洲之類歟  
 天地之間万物回薄震蕩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

沈以爲  
 吳興人  
 見此

八

○武臣譏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  
 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  
 已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  
 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  
 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召見蔡京為  
 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訛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  
 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  
 至万錢其言巧弁竒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  
 对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為監察御史乎請字  
 言賁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万事



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  
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九 ○蔡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  
陸離蜿蜒凡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常惟已  
嘗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  
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  
為石矣其實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已嘗  
則復蠕蠕既又復為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  
士人竇蓄携來京師見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  
物造化之所寓也

十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  
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  
虞丹楊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  
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  
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  
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  
覩後魏盧志与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  
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  
弘工衛瓘体其家亦多名翰浩為家善故魏之工書







尾銀鈎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泥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艸懷素得古釵脚魯公得屋漏痕竇泉謂李斯釵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唯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竒或類滑稽可喜又有常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議論不及于前矣

三〇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拙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无第一其言不讓畧无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

下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况天下事治乱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尽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孝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中書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体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師孝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犹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三〇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為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沙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竒



物也世所傳用厚若磚而燥者皆偽物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官予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于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扁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十五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睚眦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塏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于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体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十六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遙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象于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



也亦想見其梗槩云耳

七〇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艸木得沾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文亦犹是矣

十一〇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戠字空其右而命虞

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李世南佞尽其法鄭公曰天華所臨万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戠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歎李之精鑒之明迺至于此作字尚耳况於修身李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首箇箇莽姑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九〇 魯南豐跋漢武都太守李翁閣西狹頌稱翁嘗令通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子固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于尺帛幅



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子固之說云耳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李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于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神刻之于石則如影耳神值可神聚見其髣

二十 ○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倣儻權奇化若鬼龍為友者其精神如

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于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舉賞其神俊而遺其牝壯玄驪黃者得此道也

廿一 ○ 唐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眼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為文之妙旨常以神遇呂天合不以目視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



言矣

寓簡卷之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樂校三

寓簡卷之十

吳興寓山沈作詰——明遠——纂

一

草木之最香者如沉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金~~蘭~~蒼

蔔蕃薇素馨茉莉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之~~遷

集云雷化已南山多~~香~~藿香芬芳襲人~~或~~數里

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味性甘而臭

香其在南方秉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

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

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有~~人

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



二  
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沉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剥落殆尽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為沉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真臘三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與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真臘真臘之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三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

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逢明而起斫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燥斫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蝼螻蚯蚓荐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魯世傳種花



但栽培及時與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  
根塏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為衣食所  
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  
物澆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  
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力盡矣蓋  
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竟能勝天  
者耶故視吾花有慙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戲譎君  
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諛之語先發  
者未又切害而報復者往之奇隲深酷西晉崔豹嘗  
詣郡之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答曰民

四

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五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  
遂耗大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  
竟不詰問沈存中嘗游會稽登天寧寺觀鰻井水之  
虧盈日与海潮相應中有灵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  
之与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鰻柱然客曰好麗鰻  
予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着天寧之鰻也

六  
○酒客為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度語如云迢迢  
良夜惜分飛是清宵雜清宵雜者青消梨也又云黃  
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鸞逃山鸞逃者山櫻桃也又云



七

芟荷翻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淋檣也但恨語太俗群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風雷雨報曰絕地雷天通：天地人或又曰吾得坤乾：坤得位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常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又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石六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四率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三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天幾歲萬丈与天高

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鶯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孝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个字攔斷數莖髭上皇大笑詩師成愠甚譖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巖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灯火蕭疎明日携詞見帥叙其寥落之狀



末云捫窓摸戶入房未筮歌歸院落灯火下樓臺席  
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願有脫氣曹甫令乞詞末云酥  
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

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八 ○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歛如封角狀東坡嫉其

恠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克卿事已有此

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

迂僻也

九 ○ 貢禹年老貧窶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

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

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

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十 ○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雋尚氣好直言而士

曹王其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

致之深文先大父為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

簽所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

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掾之刑書簿乎云爾

謝應声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不數十

人無不絕倒王慙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十一日

蘇

通

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

少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不聞雄聲

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諠

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蔡襄無

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為虐矣機到

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十二日

日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

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

年恩例尽被燒丹李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連

輒年數百歲耳

十三日

日

宴

高宗七夕內晏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

應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洒

蓋柳永詞也天顏為一笑

十四日

日

西域胡人自言其国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

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額微高精采照人或

謂曰爛如崑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伶人譏其貌

不能堪相与泣訴於上前伶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拮

擗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宜著白襪出謁無名

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

隔句云行到晴碧厨前必言吾过矣吾过矣坐向退



光閣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十五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漢字潮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十六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于州守以其士類也謂曰汝能為盜狗賦可觀者當貴汝罪生曰

能守命小賦押偷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

罷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

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釋之

十七

○以文章語為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

遇

庵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

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

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血盛或云玉白珀

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思魏劉未荅黃

遷云僕當奉代以東文敕正整如何蓋其声大似蒸

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偽齊劉豫既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

星翁曰自古帝王之具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

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手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

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其所謂符命也處士以

十八

○



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為星  
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  
裏

十九

政和中牽子皆試經義有孛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  
者為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為患也大矣凡盜賊姦  
淫羣飲為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竊  
發蹤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  
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  
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孛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  
曉以宰予晝寢為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  
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  
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孛官為大笑而罷





